

# 江湖怪俠傳





# 江湖怪俠傳 第三集

## 第廿一回

俠肝義胆同志誤作寇讎

鉄骨冰心異姓竟成

兄妹

話說常伯權在空中抽出單刀。準備向那人殺來。那人忙飛落地。是個郊野無人的所在。從背上放下邵倩姑。把倩姑嚇得慌做一團。一句話却說不出來。接連常伯權也落在那人對面。一把刀已晃到那人的頭頂上。那人並不閃讓。(奇)祇聽得啞啞一聲响。那人的頭。比金子石頭加倍堅硬。(奇)那裏能損傷分毫。反將常伯權這把單刀。砍捲了口。(常伯權單刀兩折)常伯權這才慌急起來。慣了單刀。暗想這人的本領很夠。明裏是打他不來。看他行若無事的樣子。不如轉到他



的身後。看風下掉。隨便點他甚麼穴道。萬一點他不著。我就拚這性命。死在他手。我才不是隔岸觀火的一個涼血。（輕生死忘利害是天賦怪俠義肝胆）想到這裏。急展開兩膀。一飛飛到空中。那人才一眨眼。常伯權已飛落在他身後。（疾如鷹隼）那人兀的大笑起來。就在這笑聲初發的在候。兩脚已騰在空間。禁不住大聲叫道。你在江頭上賣的甚麼水。這話方才說完。驀見常伯權已將邵倩姑一把掇起。放在肩上。（目的祇在救人其餘亦不暇審及）飛也似的跑了。那人的飛行功夫。本來比常伯權是快得多了。但是在平地上步行起來。反而不是若常伯權。（人有所長必有其短若善藏其短而長乃愈見）眼看常伯權是跑得遠了。那人仍恃着飛行本領。向後趕來。看看趕上一頭便栽落地下。忙從身邊取出飛來剪。忽然轉過念頭。自言自語道。不對不



對（仍不叙明不知葫蘆裏賣的甚藥）再將飛來剪收起。這常伯權頭也不掉。跑得像風一般快。已離那人有半里多遠的路。（極寫常伯權）那人待要飛起。似乎覺得背後有一個人。輕手輕脚的在肩上一拍。說。姓左的。請回轉頭來認一認我。（來得蹣跚）姓左的聽得膿包極了。請你老人家幫助幫助。把那個小廝趕回來。我有話說。（至此方點出左其美來）苗鐸聽了這話。也不回答。呼啦啦一陣風响。苗鐸洒開虎步。像似踏着封神榜上所說風火輪一樣。風聲過處。路旁的枯樹。却括得要倒下來。（寫苗鐸步行之捷。若有神助。前文極寫常伯權正所以寫苗鐸也）前邊的村落。一瞬息便過去了。（極力形容如風似雲）左其美祇見一道紅光。在月光之下。穿得像箭一般快。反覺得自家的身子。向後退了好遠。（極力形容如機似電）又見那紅光略一



停頓。回走得逼近了。一會子已到面前。（其疾如風其神似電）這時苗鐸左肋上挾着常伯權。右肋下挾着邵倩姑。一齊放在地下。伯權倩姑像似死了的一樣。（故作駭人之筆）其實都不曾死。（轉得快）苗鐸在趕上常伯權的時候用點拿法將常伯權點得昏暈過去。在邵倩姑頭上一拍。倩姑似受了催迷術一般。一切的苦痛都不知了。當然不能動彈。像個死人。（解得明白）苗鐸便指着常伯權向左其美笑道。小朋友。你認得這廝嗎。左其美道。認是認得他的。見面兩次。（映上在清江解圍及天津大生堂廝殺兩事）但不明白他的姓名。苗鐸道。這是朱天齊的徒弟常伯權。三年之前。也做我這個買賣。他不認識我。我是認識他的。倒也循規蹈矩。不敢胡行。後來聽得朱天齊說。已收他在中和山洞之內。傳給他種種武術。想不到他誇出了朱天齊的洞門。



反而無所不至起來。不是鄧維邦供出所做紅刀子的好盜勾當。有幾案和他同夥。我實在不相信。（此時尚不致發生誤會）我到城裏見他從藥棧內飛出來。一路飛在他的身後。看他畢竟要幹甚麼勾當。及見他飛落一個人家。耳朵裏彷彿聽着一個女人的聲音。說他不是好人。然而我還是個不相信。（一人言市有虎。二人言市有虎。何能輕易便信）我的眼光是不會錯的。先前曾見一道電光。從空中飛落下來。我看那飛行的模樣。什九便作定是你。却見你平白無辜的把那人家的女孩子馱得去了。我知道你向來不近女色。所做的都是俠義勾當。決定是有一種特別的緣故。（何其重視左其美而小覷常伯權也。豈因其藝術之高低便決其人格之上下。此老眼光亦有時錯矣）也不必向你麻煩。我隨他飛出城外。他祇顧拚命似的向前飛去。我的飛行





功夫是沒有聲息的。那裏明白背後還有個我。不料他在空間。居然掣出單刀。要和你動手。我已飛落你們後面。你們做夢都不知道我已到了。我見那女子已被他搶去。便疑惑他是崑崙為尋芳獵艷而來。（疑團漸起）我見你一時擒他不住。吃他免脫。不消說。那女子今夜還要受他奸污。如果這女子是早和他生了關係的人。我也不必過問人家的兒女之情。萬一是個有烈性的孩子。平白無辜受他的糟蹋。那還了得嗎。（此老肺肝如見）我祇好把他們拏回來。在這裏和你三面對審。問個明白。……左其美道。我的爲人。你老人家是知道的。我若是個好色之徒。也不至於混到二十二歲。還沒有娶個老婆。（是）我平素同你老人家所說的話。那一句不打入你老人家剪心坎裏。是不會挑搶花的。（是）這廝除去那大生堂小娘子的赤金索子。我當時並不知



道這案子是他做的。我早探聽得這小娘子。又是忤逆。又是刻薄。那小娘子的心腹婢女。也和小娘子是呼同一氣的人。小娘子所有不是的罪案。一大半聽那婢女的從中作慝。我當夜飛到那小娘子的私室殺了他主婢兩個。不打算這廝着了我的道兒。我使猜着這廝到大生堂偷東西的。然我雖不做這沒本錢的買賣。人家做這買賣。本來不曾奸殺人命。我去問他何來。所以這廝和我交手。我並不肯飛出剪子。取他的性命。（迴映前文一筆不漏）說來這個女子。我那裏會過他的。昨夜我在城裏飛行。猛聽得地下有個女子。飛來剪飛來剪哥哥的亂叫。我心裏被他叫得急躁起來。這飛來剪是我的外號。又是我手中所使的兵器。我在這把飛來剪上。不知做了許多大快人心的事。（補足殺施姨太太等種種俠案恰如天衣之無縫）除去我知已有數的幾個





人以外。三年以來。我做事不露馬脚。天津的人。誰也不明白我叫做飛來剪。怎麼被一個不出閨門的女子。瞧出這破綻來。這哥哥二字。又叫得十分親熱。雖然城內另有一個使用飛來剪的那人的性格。我已探訪出來。同我是一樣的路數。不肯露出自家的真面目來。怎麼和人家的紅花幼女。倒這樣親熱起來。我不相信有這一回事。毋論這女子所叫飛來剪三字。是我非我。他這眼力。也就令人羨煞。(此一段虛補前文可知邵倩姑留心衛傑。瞻望非止一次)我當時便要飛下來。向他問個底細。到底怕是有了誤會。不便和人家輕年女子說話。不過他這們一個人。太令我注意了。他叫的若是那第二個使飛來剪的朋友。那朋友就不便在天津道上行走。萬一叫的是我。可不要令我嚇煞了。嗎。……巨眼出於裙釵。在古書上看來。並沒有甚麼稀罕。若在這個時候。



我不打算天津城裏還有這樣的紅粉英雄留他在這天津城裏。同我們這神仙般的有把勢人。太不方便。不若把他刦出。送給無因師。太做徒弟。使他藝成之後。好做出悚虹掣電的一番大事業來。雙方皆獲益不淺。我心裏這們在床上盤算了一夜。却怕這女子和城裏使用飛來剪的。有甚麼親戚關係。至親骨肉。口不擇言的說出自家的來歷。也未可知。至於我那馮錫慶兄弟。他斷乎同那女子沒有關係。且而他飛行的時候。祇見空中一道紅光。輕容易又不飛到那天津城裏做案。當然這女子所看出的。決是在我同城裏使用飛來剪的。兩個人中定有一個……我今夜在人定夜靜的時候。飛到天津城內。打算到他家屋上探個明白。不料他同着一個老婆子。站在門外。兀的抬起頭來。看到我飛行的電光。又沒口子的飛來剪飛來哥哥的亂叫。（此一段是寶補



前文打破十回中一個悶葫蘆。我心裏一愕，便疑惑他所叫的真個是我。（豈知又不然者）便落下來將他抓在空中，背在我的肩上。這女子又拚命似的向我問話。說哥哥，你馱我去做甚麼……我當時並不理他。聽他哇的一聲亂哭起來。兩點般的珠淚，落在我頸項裏……我肩上背着一個人，哭個不住。把我的心腸都哭軟了。這飛行的功夫，當然沒有往日那般快，飛出城來，却好碰着常伯權這廝。見他抽出單刀，飛空砍來，很不能給我們一刀兩個。（常伯權因一時鹵莽處處便授人有可疑之地，真是冤哉枉也）我便十拿九穩，看了這東西，不是正經路數了。到底還怕自家走錯了眼，欲向這東西仔細問來。那裏有問話的空兒。這東西簡直把人家的女子，當做是自家的性命一樣。（此等毫釐之間，相去千里）一刀砍不傷我，便飛到我的身後，想用點



拿的功夫。點我那背面上七節的命門穴。不是我來得輕捷向空中一飛。我早已死他手裏……他逞我飛起的時候。便把那女背得跑了。若非你老人家將他拏回。對我說出這門的話來。我還是不能輕易下他的毒手。于今他既是鄧維邦那一類人。那國家王法的尊嚴。本來處置他不來。祇好請你老人家把他帶回拷問。重重的辦他一個死罪。就完了事了。（國家王法之嚴。不及盜首言下何等尖刻）苗鐸暗想。左其美向來說話的。確不會走板。這會話裏的意思。恐怕不是句句從心而出。（已被他看出些須破綻）憐才不拘男女。惺惺惜惺惺。英雄識英雄。我也有這樣的性格。別怪他呀。（以己之心度人）到底男女之間。非在不得已的時候。總要略避這點嫌疑。那無因師姑行此。又沒有多遠的路。論他那飛行的功夫。兩個時辰便飛到了。既然他是個自愛



的人。何不請出無因師姑。將這女子拐到山洞。要他把人家的紅花紡女。背在肩上。這成個甚麼體統。（嫂溺可援之以手。權也。若在平居無事之時。且試援手之權可乎哉。）本人他是個不愛女色的人。一顆心是靠得住的。這回把這女子帶去。却因自家要收這女子做徒弟。送給無因的話。確是假的。（如見其肺肝然。）一個青年男子。收一個妙齡女子做徒弟。男看女似琪花映日。女看男若玉樹臨風。沒日沒夜的在一塊兒授受武術。任是銖石心腸的人。難免不發生情感。做出人不知鬼不覺的腌臢事來。就此便壞了雙方的人格。（手揮五住。目送飛鴻。其意則遠。其旨則近。）收人家女子做徒弟。沒有沾染的話。才算得個大英雄大豪傑。萬一後來動了這個私念。他就該死了。（寫苗鐸銅肝。鐵胆凜乎其不可犯。）肉慾的關係。本來與性靈大有分別。他愛上了



這個女子。倒不妨事。（放寬一筆。正是收緊一筆）不過先欲得到對方的同意。男女有了相當的傾愛。正式成立這婚姻大事。才是道理。（非色之不當愛。乃不許人之單獨戀愛。然此非所以例論左其美）先成婚姻。後授武藝。這樣辦法。是沒有不可以的。先做師徒。後生戀愛。男子有此邪心。天打雷劈。女子有此幻想。刀斫火焚。（師徒名義至大。豈可稍萌獸慾。人格既不相當。戀愛終成虛偽）不是師徒不當結婚。但雙方不可稍萌獸慾。沒有第三者的媒介。瞧出他們的性情真摯。公然給他們團結起來。是沒有結婚的道理。萬一他們稍為這肉慾問題。才發生做愛。那裏有這正經人物。替他們做證婚人。就中鬼鬼祟祟的事。便不知不覺的做了出來。（窮根探原的是名論）何況他這時是把女子硬刮去的。縱然不致便生岔事。想起來畢竟不大穩當。（是）做



人就顧不了情面。顧情面就不能做人。（豈知人世間有許多專在這些情面上做人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存焉）苗鐸一壁想。一壁便將這些話揭說出來。左其美不由臉上紅了一陣。笑起來說道。怎麼我這心就像安在你老人家心上的一樣。你老人家能把我的意思。從心裏摳出來。事到如今聽憑你老人家作主罷了。苗鐸道。依我的見識。必需你將他送回。要有得許多的變卦。萬一你不聽我話。日後不用見我。左其美不由踟躕起來。及見苗鐸把常伯權挾着走了。左其美便在倩姑的肩上拍了一下。倩姑轉醒過來。睜開淚眼。在那水也似的朦朦月色之下。果然見這人不是衛傑。一顆芳心。倏地跳個不住。那撲籟籟的淚珠。不由從眼角滾到唇邊。一時正摸不着甚麼頭腦。還怕這人是一個江洋大盜。方才那個和他廝殺的人。可是不是使用飛來剪的哥哥。那個穿





紅衣的又是他們的甚麼人。這幾個疑團在心裏想來想去，最怕是用飛來剪哥哥有了長短。那可不忍言了……明知這件事是凶多吉少。死了倒也乾淨。到底不明白內中關節。欲在這人口裏探出個飛來剪哥哥的真消息來。一死也好斷這條腸子。（烈女何嘗忘情。何況衛傑之恩同再造）這時候喉嚨裏便咽住了哭聲。向左其美問道：你這人不是我那飛來剪哥哥。怎麼把我帶到這裏。方才那兩個人跑向那裏去了。內中可有我那個飛來剪的哥哥……左其美聽他這話。大有來由。而且他言談之間。總帶着一種令人可畏的態度。一望便知他不是個輕薄女子。至於他如何能知道天津城裏那個使飛來剪的朋友。其中當另有一個緣故。果然他憑着這一雙眼珠。能識透那朋友是個英雄。確有特別驚人的眼力。苗仁叔竟使我這樣辦來。可不要把人急壞。



了嗎。左其美沉吟一會。忙正色道。小姐的人格。我是明白的了。我不敢稍存干犯小姐的念頭。萬一我有這歹意。我就不是個人……但小姐昨夜站在門外。如何口裏不住的叫飛來剪。又哥哥長哥哥短的亂叫。今晚我從你家屋上飛過。你又是那們叫了一陣子。提起做飛來剪案子的。人內中也有我一個。我怕你瞧出我們的馬脚。我們就不能在天津做事。所以才把你劫出來。不知你怎麼叫我們做哥哥。先請你把這件事宣布出來。我才放心……邵倩姑見這人眉宇之間。很露出剛銳的氣概。便作量他同飛來剪哥哥是一樣路數的人。自家不把往昔的事情。對他吐露出來。大略也問不出他實在的消息。他既同飛來剪哥哥呼同一氣。他身邊也有一把飛來剪。他們做俠客的。大略不至於揭穿自家人的祕密。我祇好對他說了出來。想着便現出驚訝的神氣。問